

湖头条

日落柔美

周传奇

傍晚时分,我恰巧路过灞河西关桥,桥上车来车往,桥下微波荡漾,那里有许多行人驻足观看云蒸霞蔚的落日美景,那简直就是一场视觉的盛宴。站在桥栏边,向西远眺,残阳如血,晚霞似火,掠过夕阳染红的河面,可以看到虹桥那边车流人往、高耸建筑,以及远方连绵群山镶上的金边……这是一幅迷人的美景,沉醉其中。

我喜欢看日出,那时邂逅过泰山、华山、黄河、长江等地第一缕阳光,尽享日出晨光;自然也喜欢看落日,先后拍过信阳南湾北湖日落的美景,看过鸡公山天目山夕阳的壮观,非但不悲伤,反而满心欢喜。有人说,看夕阳会感觉无限落寞,我却喜欢那份霞光满天的斑斓和片刻的温柔。每当夕阳西下,绚丽的晚霞将天空染成各种色彩。不论是河水、湖畔或是山野,都增添了一抹温柔的橙色。霞光变幻着色彩,云朵变幻着姿态,仿佛一幅天然写意画,生动极了,美不胜收,叹为观止。

夏日,漫步夕阳里,太阳慵懒地散射着光芒,看着天边的彩霞布满天空,如诗如画,一切景致都在徐徐晚风中有了水天一色,树影婆娑,温柔浪漫是一首醉美的赞歌。那飘逸的云彩如飞鸟,翱翔在天空中,又仿佛飞翔的五线谱,色泽不同,质地不

同,却创造出一种诗意的效果。淡淡的、薄薄的,镶着金边,像霓裳一样穿在太阳身上,微风拂煦,霓裳舞动,宛如浪漫的诗行,风情万种,撩动人心。山野是一个巨大的舞台,太阳的光芒透过云彩射下来,熠熠闪光。天空中,有的地方被光线扯出一个小口,透出一道道橙红的亮光,好像一双明亮的眼睛,在好奇地张望。波光粼粼的河水也像染了色彩,“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远处是鲜艳的红色,近处是深深的碧色,又恰如一条舞女的丝带,环山绕水,穿城而过,恬静安谧,豫风楚韵。夕阳洒落在建筑的拐角处,暮色进入城市,来往的行人周身映衬着柔和的霞光,高楼大厦温柔地矗立着,轮廓不再那样坚毅和冰冷,被一抹夕阳涂上一层暖色,连时光都变得柔软了不少……闲适的心不再奢求光芒万丈的灿烂,只想揽下夕阳这份醉美的慢时光,温暖着曾经和未来的日程。于是,读写的日子里,挤不进一丝忧伤和寂寞,仿佛与这个世界握手言和,就如这夕阳的美丽,经过了白天沉淀下来的踏实,是那么通透、那么祥和、那么安逸。

落日黄昏后,夕阳醉晚霞,天空浪漫而又奢华。夕阳是慷慨的,它抛金撒银,将千缕金、万缕银抛撒下来,散发出全部

的光晕,燃烧自己,绚烂生命。当夕阳将所有热情,所有的光与热给予大地和云朵后,悄悄下沉,天际的白光慢慢染成浅绛,然后泛出酡红。到了傍晚,夕阳落下,褪去了晚霞的最后一抹酡红,只能看见一束光芒射向天空,这可能是太阳向我们告别的信号吧。转念间,天上的霞光慢慢隐去,厚重的云层遮盖了前段的耀眼,天便黯淡下来,暮色渐浓,时间流逝得那么快,夕阳完全不见了踪影。太多的美景比不过这夕阳下温情的一刻,那些美丽的景色路过,欣赏过,美得动人心魄,如此刻的夕阳,人间浪漫,有迹可循。

暮色西沉,余光向晚。当黄昏的夕阳褪尽,就是灯火的辉煌,何惧黑暗?夜,仿若半透明的墨油纸一点一点铺展开来,与远处的山,近处的水混在一起,像一幅淡彩的山水画。这时,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嘈杂喧嚣的街道,来来往往的人群,最暖万家灯火处,最喜人间喧闹时。只见灞河两岸流光溢彩,人潮涌动,流动的摊位像往常一样忙碌起来。极具特色的美味小吃,伴随着此起彼伏的叫卖声,露天激情演唱……不知不觉间,灞河夜经济已悄然升温,城市的烟火气和人情味弥漫在夜色里。

当花儿遭遇爱情

黄森林

世上有百媚千红,每一朵花都有自己的春天,每一朵花都有怒放的生命。

面对繁花似锦的世界,我们取次花丛,总会频频回顾,流连忘返。春芍药夏牡丹秋菊冬梅,我们都是探花郎。我们赞美“兰香春葳蕤,桂花秋皎洁”,我们赞美“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我们也赞美“红杏枝头春意闹”。

可是,当我面对紧紧缠绕在一起的金银花和月季花的时候,我一时竟然找不到合适的词语来表达自己的心情,除了爱情。爱情本就是一朵迷人的花,灿烂、芬芳、圣洁。

当花儿遭遇爱情,那该是怎样的柔情似水,那该是怎样的千娇百媚;又该是怎样的惊心动魄,又该是怎样的惊世骇俗呢?

金银花和月季花在它们的春天里呈现着一份浪漫编织着一份童话上演着一份传奇。

我相信金银花和月季花的爱情,就像我相信白云对蓝天的依恋,就像我相信小草对大树的情感。

有人说,这是一个不奢谈爱情的年代。我想那是因为他没有看到金银花和月季花,是怎样温暖着我们的眼睛和灵魂!

也许是上帝的错爱,也许是千年修来的缘分,也许是青鸟匆忙中遗落的种子,也许是风无意间的撮合。反正金银花与野月季这两种看似毫不相干的植物就那么根连着根手牵着手走到了一起。你看,在众多花的海洋中,就数它们的笑容最为灿烂,就数它们的姿态最为张扬。也许,那就是一种幸福,那就是一种甜蜜。

金银花小鸟依人般挽着野月季的胳膊,野月季绅士风度地轻挽着金银花的腰肢。金银花柔弱无骨地依偎在野月季的身旁,情态是那么的我见犹怜,楚楚动人;野月季用它那带刺的身躯呵护着金银花,显得那么伟岸挺拔,卓尔不群。在金银花的眼中,那些刺可是它最温柔的港湾呀!傲立在五月的风中,它们又招来多少嫉妒的目光啊。

它们饮清露而吻,浴朝阳而拥,枕月光而眠。有星星作证,有风儿传情,有蜂蝶为媒。无须海誓山盟,不必殷殷表白,它们的爱天地可鉴。

厮守着,缠绵着,从秋到冬,从春到夏,共历枯荣,同经风雨,它们的爱情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最终绽放出最芬芳最艳丽最圣洁的花朵。那一朵朵一簇簇的花儿啊,应是爱情最完美的象征!

原来爱真的可以穿越世俗的城墙,可以到地老天荒啊。

让我们一起向花儿致敬!

让我们一起向爱情致敬!

石榴花开

桂林

让我开心地吃上一阵子。那酸爽的感觉,至今令人回味无穷。

老家的石榴树下面,用几块石块做支柱,上面放了一方磨盘,成了一个简易的石桌。我们经常在上面择菜、喝茶、吃饭等。

每年收小麦的时候,奶奶都会鼓励我们弟兄几个去地里拾麦穗。当我们拾一小捆麦穗回来,放到磨盘上,奶奶会在磨盘上放上几个小酒盅,里面装上白糖或者红糖,算是对我们的奖赏。在那时,能吃到一酒盅糖,甭提多高兴了。我们都笑得跟石榴花一样灿烂。

说起奶奶,她可是地地道道的老红军呢。奶奶名叫陈昌荣,农历1917年9月5日出生于商城县苏仙石乡茶湾村。她小的时候,参加过红军的儿童团,后来做过赤卫队员,参加过红军宣传队。

在我的记忆里,奶奶中等身材,身姿挺拔。皮肤白皙的瓜子脸上,一双眼睛炯炯有神。她一生素爱干净,经常穿的白褂子纤尘不染。她动作麻利,干农活、种菜园、烧锅做饭等都是一把好手。奶奶干练,劲道,走路生风。八十多岁时,还能一天步行三十多里路。她会许多传统手艺,令人赞叹不

已。比如她会熬糖、会酿酒糟、会做猫头鞋……

小时候,我经常坐在石榴树下,听奶奶讲故事。时光飞逝,很多情节我都记不清楚了,依稀记得她讲了许多“跑日本”“跑四十八师”的故事。

奶奶爱唱歌,她经常坐在石榴树下,一边做针线活,一边唱歌。有一首歌这样唱道:“吃菜还是白菜心,当兵还是解放军,解放军真勇敢,打起仗来打得欢……”

我参加工作后,奶奶作为红军遗留人员,民政部分每年都会发放一些优抚金,奶奶都会让我去领,然后让我保存着。

现在生活好了,物质丰富了,可是奶奶却在农历2003年3月11日,十分安详地辞世了,无疾而终。她亲手栽种的石榴树,依然生机勃勃,春华秋实。

2006年,父母都搬到了方集镇上。老宅逐渐荒疏了。再后来,坏墙瓦顶的老宅,被岁月无情地风雨摧残,最终破败倾倒了,老家的石榴树也被别人砍掉了,让我感到特别惋惜。

现在,我小院里石榴花又开了,它们开得从容,淡定,仿佛一张张慈祥的笑脸,对着我微微颌首……

香一瓣

初夏时节,豫南到处是绿意葱茏的景象,我家院子西边的石榴树,不经意间已经开花了。

石榴树上,长满了嫩绿的叶子。一些新生的枝条,呈紫红色。老枝的枝头,长出不少花骨朵,它们呈不规则的椭圆形,花骨朵头部六个萼片合拢在一起。开花的时候,这六个萼片一起后仰,裂开,露出鲜红的六个花瓣,花瓣的中央,便是一簇金黄的花蕊。一树石榴花,红红火火的样子,如同微微张开的红色裙摆,舞动着优雅的旋律,让人很自然地想起了唐代诗人皮日休的诗句“火齐满枝烧夜月,金津含蕊滴朝阳”。

我特别喜爱石榴树,尤其是对酸甜可口的石榴情有独钟。看到院子里生机盎然的石榴树,一些往事穿越时空,浮上心头。

小时候,奶奶从住在商城苏仙石乡大伯那里,挖了一棵石榴树,带回来栽在固始县方集乡老宅的院子里。这棵石榴树,长得特别茂盛,几年的工夫,就枝干丛生,开花结果。春季里一树繁花,引得蜜蜂、彩蝶飞舞,好不热闹。到了秋季,硕大的石榴在中秋节前后,会咧开嘴,露出晶莹剔透的石榴籽,

诗品时空

插秧

姜舟林

五月乡村,石榴花般脸膛
日子红火,卸下犁耙又插田
匆匆脚步,吵醒了黎明
长腿的白鹭,在清波中逡巡
被秧歌惊飞,春韵一圈圈荡开
背上驮着浮云,像展翅飞奔的骏马
任脚下泥浆深陷,又一次播下希望
蓝天不再高远,清风在指间游走
弯腰、低头、默念,对土地无限虔诚
一株株,一行行,绿色火苗跳跃
不用化妆,不需彩排
汗水流淌,模糊身下的镜面
一声声布谷,是幕后旁白
饿了咬一口冷馍,渴了有冷白开
生活充实,沉甸甸的稻穗在远处招手
奶奶,我放学回来了——喊疼了夕阳
攥紧秧苗的手不肯松开,山前回音
太阳落了还有月亮嘛